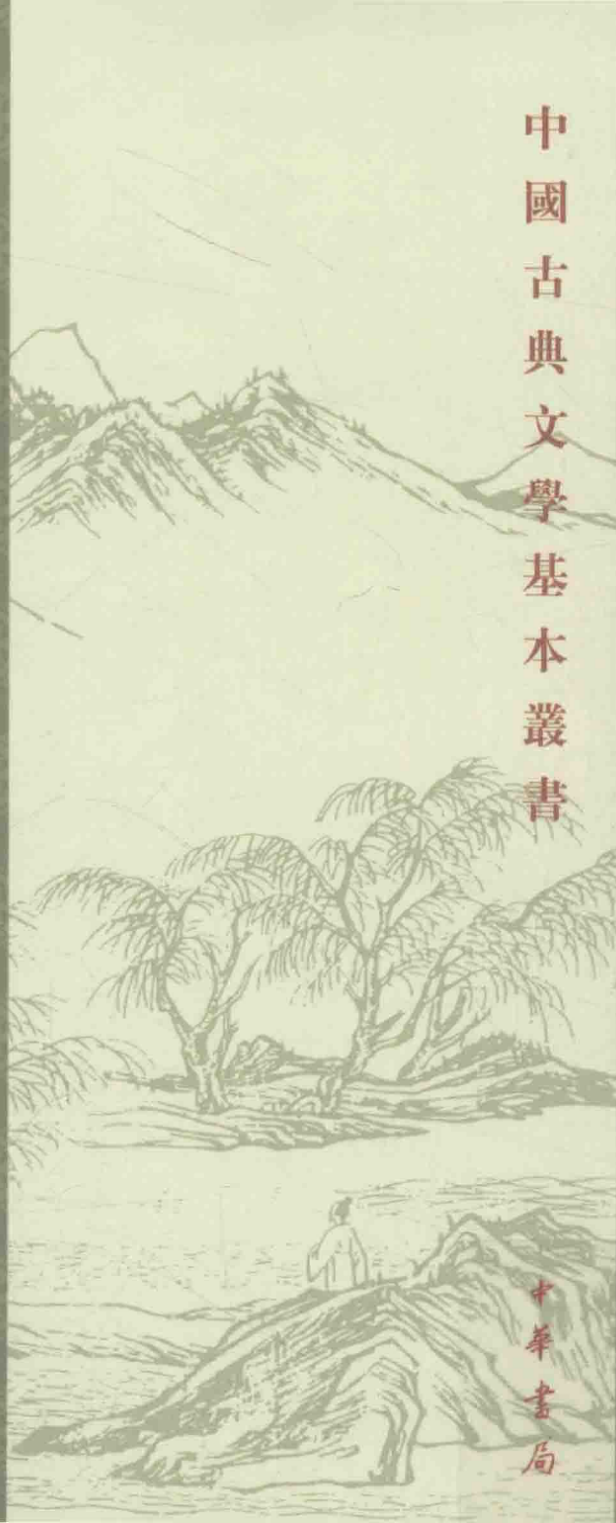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王惲全集彙校

第六冊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王惲全集彙校

第六冊

〔元〕王惲著
楊亮 鍾彥飛 點校

中華書局

王惲全集彙校卷第四十五

說

遷固紀傳不同說

余讀宋儒《論項羽紀傳不同說》，以謂「遷之意，秦有天下五載而後楚，楚五載而後漢，方秦已亡，漢未立，天下莫有攸屬，不可一日無君。況封建王侯，政由羽出，舍羽孰主哉？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。立之傳，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」。

因斷之曰：「皆非也，正以二史之體不得不然爾^①。在遷，不得不紀；在固，不得不傳。設使固取遷而紀，是天有二日，民有二王也。其書將載之漢代之首乎？次於高紀之下乎？其爲稱號曰《楚史》乎？曰《漢史》乎？若以封建繇項氏出^②，五年而後漢，天下不可無君，乃屬之羽，曾不察首人函谷者，高祖之義師也；授降軹道者，秦民之真主

也。天命人心之屬漢明，已兆於秦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時也。胡不考虞芮之質厥成西伯受命之基也？當陽之不馳去，昭烈□得統之年也^③？若籍者，正炎漢之一驅除耳。矧才封已叛，旋取復失，安得爲一日繼統之主哉？」

若又曰：「固之意，羽不可以抗漢，故傳。而遷，漢太史也，獨可紀羽而肩漢乎？」余故曰：「子長之所以紀，筆削歷代之史也。其意蓋以歷年相承，不可中闕，猶存夫以月擊時之法也。孟堅之所以傳，先漢一代之史也。」余故曰「二體有不得不然者矣。若宋儒之論，恐求之太過耳。」

【校】

①「二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一」，非。

②「繇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曰」，非。

③「□」，薈要本、四庫本脫。

讀史

余讀《留侯傳》，云沛公入關見秦宮室之盛，帷帳狗馬之富，重寶婦女之美，欲留居之。樊噲進諫，子房固知其不聽，此正教之使先耳。蓋良以沛公有爲而多慾者也，至此天理昧而人慾肆矣，非驟能一言回也。若已諫不入，則莫之繼也。故先之以樊卿，使抑遏橫流，少殺其方張之勢，繼以苦口逆耳之言，警懼啓沃，使默識其神器所在，何眷眷於此耳，高帝能無從乎？此乃晉隨會諫靈公，三進及雷，然後以趙宣子繼之之義也。不然，噲，沛之屠狗者也，安知夫漢之爲漢張本於此^①，亟當力諫以成高帝之業哉^②？

【校】

①「夫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大」，形似而誤。

②「諫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、四庫本作「諫」，據薈要本改。按：《字彙·諫》：「多動切，話多。」此「諫」當爲「諫」之俗字。

對張中丞說

或者以張巡守睢陽之事爲非，曰：「古之人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雖得天下不爲，況食邑人以爲守乎？」余以謂不然。

昔李翰表公握節死事，與夫造唐之功，嬰城之志，亦云詳矣，然尚有所未厭者。翰特以功利爲言，未極夫臣子當然之理，行而宜之之義也。昔伊川有以武侯所喪弘多，亦以不義不辜爲疑者，先生曰：「若殺不辜以利一己，則不可；奉天之命討天下之賊，殺戮雖多，理固無害。」且陳恒弑君，孔子請討，夫子豈得討恒時保不殺一人耶？蓋誅弑逆之賊，有不得顧焉者。

余亦曰①：「此中丞之素心也。」公以一郡守之力，橫制百萬日滋之寇，公豈不審夫強弱存亡之勢哉？正以與城存亡，效死不去，當然之理也。若無巡則無睢陽，無睢陽則無江淮，無江淮則唐之爲唐未可知也。由是而觀，公之心利一己耶，爲天下耶？

夫武侯控全蜀之力，燃未灰之燼；陳恒以穿窬之盜，竊一隅之齊耳。彼祿賊者豨突之頃，九縣颯馳，三精霧塞，萬姓以之塗炭，大駕爲之蒙塵。其棄城圖存、望風崩赴者又

何啻廿四郡哉^②？俾唐祚中微，禍亂接踵，卒至於亡，安、史階之而已。是迺周公所必膺，武侯不兩立者也。論者不處公以大誼，祇擿以掾不至而食盡^③，食盡而及人爲非，不知李司徒、郭中令河朔之舉、安陽之役，屢戰屢北，紛紛藉藉，草野被血者幾千萬人，能必其事事合誼，人人得罪於唐室者乎？

若又曰：「上以政荒失國，乃殘民以復，民何罪焉？」是則李、郭亦不義之舉耳。《傳》不云乎：「臣民之於君，猶子弟之於父兄也。」君父有難，臣子奔救，餘有不暇顧者。若大義既正，安得徇夫區區之小節哉？不然，則石碯不得爲臣之純，而王陵乃賊恩之大者也。

【校】

- ①「亦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有」，非。
②「崩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奔」，非。
③「擿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摘」，亦可通。

讀張籍書

予讀籍《遺文公書》，大率稱公材識明睿，當任著書之事。又曰：「不以此時著書，待五六十後而有所爲，或有不可及，曷可追乎？」然公之志豈忘夫著述哉^①？《原道》不曰：「斯道也，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，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荀與揚擇焉而不精^②，語焉而不詳。」又曰：「小醇而大疵。」意二子者雖云升堂，終未窺其竅奧也。豈公之心繼孟而下，任夫道統者邪？何籍之識必待公屢書而後悟哉？而伊川亦云：「公之見道，固因文而發耳。」

嗚呼！公五十七而歿，若假以數年，其見於後世者爲如何哉^③？夫五百歲而後命世者出，造物者固云靳矣而奪之遽，何邪？予不得而知也。彼籍之憾感，而恐公不及者，竟如所言，非有見於公也^④，特以陽一陰二之理而言耳。道之難明也如此，噫！

【校】

①「著」，元刊明補本作「着」，據抄本、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「揚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、薈要本作「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③「如何」，抄本、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何如」。

④「非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其」，非。

犬相乳說

轉運楊公家有犬，生子而斃。求哺無所獲，嗚咿咿，殊可憐。有斃犬之母，性甚癡，既老，乳久絕。走而顧睞，彷徨躑躅，即其棲附而乳之。既乳而乳真有，遂盡活所棄子。噫！犬之畜也，非有慈祥不忍之性，特感於所畜者如此。然老而復乳，此亦犬之異者^①。

楊公，北燕人，世爲鉅族，盛年以勇毅從事兵間。其活人救物，釋難解紛，功亦多矣。雖揚歷州郡爲顯宦，其友愛之情日篤一日，事姊如事親，敬兄如敬長。以致弟念天顯，兄鞠子哀，一門之內，兄兄弟弟，怡然而理順，曖然而氣和，若棣華之相承，手足之互爲用耳。何其偉哉！

《傳》曰：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」蓋一家之隆替，擊一身所行如何爾。其善惡

感召，殆影響之應形聲也。昔北平王道行於家，有猫相乳之兆；董召南孝且慈^②，有雉哺其犬之祥^③。今楊氏犬感於所畜^④，極不忍棄其後之意者，表公樂於爲善之心油然而乎其也；其乳絕復生，意者見公福祿將老而未艾也^⑤；已棄之物遂獲生全，意者勉公故舊之恩所當復也^⑥。世之人以犬之悲嗥爲不祥，非犬也，殃自人召也。是犬也，特性於不忍^⑦，爲姑乳之，亦非犬致然也，福開有先也。夫富貴福祿，人之所大欲也。故韓子有云：「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。得之於功^⑧，或失之於行；得之於身^⑨，或失之於子孫。」今吉祥止於楊氏者也此，其厚而陰有所積也必矣^⑩。宜乎有犬相乳之報云。嗚呼，楊氏其善持之！

既談其事，懇予以叙，故書。

【校】

①「犬之異者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異之大者」，既誤而倒；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「董召南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董邵南」，非

③「雉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雉」，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雞」。

④「犬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大」，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⑤「未」，諸本皆作「木」，形似而誤；徑改。

⑥「復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獲」。

⑦「特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持」，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⑧「得之於功」，元刊明補本作「得□之於功」，衍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或得之於功」，衍；據抄本改。

⑨「得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或得」，涉上而衍。

⑩「陰有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有陰」，倒。

礫犬者說

王子遊於市，見羣犬逐一隻，號呶而不去。詢其故，曰：「屠犬者也。」於是乎有感。

夫人之爲不善，禍從而機之^①，亦何以異於是歟？且犬之吠逐，非有見於物也，特

爲氣所感而已。至若雷霆之威，人有叛父母、褻神明者，或下擊而斃之^②，豈造物者區區

環域中特索夫若人而斃之邪？故先儒有言：「迅雷者，天地之怒氣。」無良之人，其兇戾

與天地之氣自相感激，遂震以死，此略無疑者。彼犬之見逐，雖小大不殊，理固然也。從

是而觀，人之方寸胡可萌一毫不善之念哉？微則至於物怒而見搏，大則至於天威下罰。

故橫浦云：「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在於是，一念惡則妖星厲鬼亦在於是。」可不敬畏之哉？是知天氣下感於人，人氣上通於天者，尤昭昭矣^④。

因筆此有以明夫感應正理，不眩惑於鬼神怪誕之說云。

【校】

①「機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磯」，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「斃」，元刊明補本、薈要本作「敝」，俗用；據抄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③「厲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瘡」，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④「尤」，元刊明補本作「犬」，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夫」；據抄本改。

鈍說

夫器之爲制，小大輕重適厥用而已。然以銛銳拙鈍、用之多寡，故有敗乏壽夭之異焉^①。

趙君仲器博物多藝能，喜筮而絕市道，觀化而樂誘人，古所謂不居朝廷而隱豎卜之

中者之流也。一日，愕然以所感告予曰：「適過梓人氏，顧斲削之器縱橫前陳，例乏完好，因詰之曰：『操幾何而致然爾？豈材質劣弱，鍛礪弗精而然邪？』匠者曰：『不然。彼斧斤刀鋸之屬，銛乎其銳者也。特以朝夕從事乎削斲磨刮^③，或半歲一易，或旬月一易，遠者不踰期年，比更新而無孑遺矣。』因指其輳輪之錘曰：『是置於吾祖，用於吾父，今傳於予。惟其礎然樸鈍，用寡而無所損益，故能壽於彼而若是其久也。』僕因曰：『豈獨物乎，人則亦然。進銳者退必速，任重者道能遠，是輕銳者不若堅鈍之爲愈也。夫木訥之仁，樸魯之忠，外視之若癡絕而緩於事。及其臨大節，處大政，守固密而罔疏，挺剛健而不奪^④，亦何異茲錘之輳圓輪、納疊拱、刺蟠根、隱錯節^⑤？支離者周比而無間，倔彊者妥怙而端平^⑥。由是而觀，可謂宣力弘多、收功攸厚者哉！彼世之人，祇知利之爲利，曾不悟鈍之爲利，廣且博而壽且久矣。』」

予聞其說而韙之。吾將藏吾器，養吾鈍，斂吾圭角，息吾氣機，引重致遠，俟時而動，以利天下，可乎？趙君曰：「嘻！子其得『動而不括^⑦，出而有獲^⑧，語成器而動者』之道也。」於是乎書。至元壬申二月九日題。

【校】

- ①「敗乏」，元刊明補本作「敗之」，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成敗」；據抄本改。
- ②「質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、薈要本作「負」，聲近而誤；據四庫本改。
- ③「刮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銛」，非。
- ④「剛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脫。
- ⑤「異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異乎」。「納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柄」。「隱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隱」。
- ⑥「怙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怙」，形似而誤；四庫本作「帖」，亦可通；據薈要本改。
- ⑦「動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、四庫本作「用」，據薈要本改。
- ⑧「獲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、薈要本作「後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服色考

陳節齋祐以宣聖像設既素而繪，仍以服色爲言，曰：「冠服之制，所從來尚矣。然自三代之世變易去取，其義有不同者。」某雖不敏，試請而詳之。

夫冕平而旒^①，笄衡而紘^②，上衣而下裳，垂紳而履舄，繫而帶，珮而綬，此三代王者不易之制也。今宣聖其紘，其芾，其純，其舄皆丹乎質，唯服之色尚玄，何也？考漢、晉志書，天子以纁玄皂纒爲大祀之袍服，於孔子服色非可據而明也。謹按《大戴禮》云^③：「有虞氏皇而祭，深衣而養老。」逮乎夏后氏，王以水德，色尚黑，易而玄端玄裳，故「收而祭，燕衣而養老」。又諸侯以天子燕衣爲視朝之正服。有殷氏以金符德，色尚白，易而練衣縞裳，故「昇而祭，縞衣而養老」。及周有天下，以爲火王^④，色尚赤，宜乎以赤爲養，乃曰^⑤：「冕而祭，玄衣而養老」。何居？鄭玄云：「周則兼二代而用之也。」

若夫四代之禮，養國老於膠序，蓋天子師而學之也。唐孝明皇帝尊師重道，爵孔子以王，列弟子爲素臣，至於冕服之制，亞次之秩，廟宮之法，饗獻之禮，講明論議^⑥，亦云極矣。今之制，寔開元儀也，其義正襲鄭氏之說耳。故冕服尚玄，用夏禮也；朱芾斯皇，示周制也；錦紳素質，兼祖法也。彼領袖緣飾又復純赤，何也？《詩》「素衣朱襮」者是也。襮爲領，諸侯之服也。據《爾雅》，黼領爲襮，黼繡爲領，丹朱則其緣也。又范曄云^⑦：「天子祀天地宗廟，釋奠先聖，皆服纁玄，緣領以絳。」漢明帝以紗爲中單，或者疑此乃中衣，表而出之，非緣也。予以褻紅紫爲非^⑧，後之賢者加諸乎？夏后氏云：「其色赤，則示赤心奉神明而已。」茲概祭服而言也。在吾夫子則不然，特又明夫周所尚之

義也。蓋孔子，帝者之師，禮王者之後，以天子燕衣爲之御。周大夫士私朝，朝玄端，夕深衣。孔子以時則周人也，以臣則魯司寇也，以後則商之孫子也。其道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其法則禮樂刑政，而後王報功報德，有罔極焉者^⑧，曰公、曰侯、曰師、曰王、曰帝可也^⑨。宜乎用三代服色而兼備於一躬也，尤昭昭矣。

又有曰：「方而心者當乎膺，曲而領者施於朱襮之上，何也？」此蓋漢猶有被之者。故朱勃衣方領，能矩步，乃學者之服也。其象則圓上而方下，蓋取諸乾坤。迨晉、隋、唐以來，天子有事乎郊祀，冠通天冠，束帛假帶^⑩，方心曲領，猶存乎前代之制耳。其十哲服色大同而章有降殺之異^⑪，下至七十二子，佩服皆青。士子父母具純衣以青^⑫，體少陽而致敬也；其帶則縞，有受道之質也。夫諸子，乃以士從父師而學者也。《詩》不云乎「青青子衿」，殆學者之常服二云。

【校】

①「旒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旒」，偏旁類化；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②「笄」，元刊明補本、弘治本作「笄」，訛字；據抄本、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③「按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案」，亦可通。

④「爲」，元刊明補本、弘抄本作「烏」，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⑤「曰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白」，亦可通。

⑥「論議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辨論」；四庫本作「論定」。

⑦「又范曄云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范蔚宗云」。

⑧「予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子」，形似而誤。

⑨「罔」，抄本、四庫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周」，形似而誤。

⑩「王」，元刊明補本作「玉」，據抄本、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⑪「帛」，元刊明補本、抄本作「白」，俗用；據薈要本、四庫本改。

⑫「章有降殺之異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作「章不降殺之異」；四庫本作「無有降殺之異」。

⑬「子」，抄本、薈要本同元刊明補本；四庫本作「事」，非。「具」，抄本同元刊明補本；薈要本、四庫本作「其」，形似

而誤。後依此不悉出校記。

鸞刀說

余往歲客汴梁，陳君達夫出示玉刀^①，長二尺許^②，鋒首斜削，廣餘五寸，玉水蒼色，